

顏色於眉睫之間射權利於角逐之會者為機警若  
比類者雖小有才可以使於人而不可居師表一方  
之任可以治於人而不可以當承流宣化之地可使  
効一官營一事而不可使牧養小民又况過此任乎  
蓋使之當一州一州不安當一路一路不安不唯不  
安又不服天下之人不安不服而求事功之立豈可  
得也不然極其凶躁之心射利之術則亦至於亂亡  
而已矣天下赤子罹兵革離亂之餘若又引此曹以  
臨其上使依勢倚法以肆其毒斯亦不仁之甚矣譬  
如以莛為柱以狼牧羊有傾壓傷殘而已蓋無辜也  
此區區整不恤緯之心所以強聒而深憂者也願明  
公無忽淺鄙之思苟以為是一為明主精言之亦天  
下之幸也

其嘗竊謂承平久安之時革弊事為難創業興衰之  
時革弊事為易蓋承平久安之時人皆樂因循積僥  
倖一旦革之必駭物情而斂衆怨終亦制手肘而不得  
行故曰艱虞之時天下之人自非樂禍怙終好亂不  
逞無賢不肖必有憂時抹死之心庶幾休息之望苟  
誠心庇民革弊去害則亦唯上之所為而已譬之居  
室無事之時雖有蠹蝨壞思欲葺而新之則居安者重



遷主財者惜費左支則右傾工堅則材窳蓋不勝其難也不幸爲水火之所勢焚盜賊之所戕毀勢必一撤而更之凡前日商榷之所未定面執有所未安材植之有朽敗者於斯時也革因去取必使至於無可恨者而後已抑時之不可失也弊事之所當革者姑以重爵祿省冗官裁僥倖言之祖宗之時建官不多而事無不舉元豐官制既行文物大備而不盡除時中書舍人曾鞏趙彥若而已林希以館職爲禮部郎中猶兼著作王古自提舉官除司農丞其初遴選如此元祐加密焉至紹聖間中書舍人給事亦多兩負尚

書省六曹長貳不盡除少郎官多闕郎官宿直六曹通輪此可見也館職亦不過數人雜學士待制有數未聞闕事遺才也自崇寧初除官皆足於是所選不精所選不精則官職稍輕而下不厭服矣又從官之中每有遷移貶責多不補以舊人俾之出入更用但欲成就門下之人且示權勢之盛不復爲官擇人爲朝廷惜名器也一歲必增從官十數由他岐以取待制學士者又不論也今亦可以循祖宗之舊使爵祿稍重乎若省冗官革僥倖又不可失之時也然何獨此耳凡可以改爲建立使足以去弊害而裕國家



者此其時矣此太祖所以創業垂統規模宏遠者亦因草昧之時故得從其志耳今雖不同然興衰撥亂之初也作室之喻愚闇竊以謂近之

寄李丞相劄子

某罪廢之餘駑懦狂瞽近者不勝惓惓馴畝之誠敢以蠡管之見仰裨聽采之萬一伏蒙荅以教字下情感戢不知所云藿食餘生隱憂多慮忘其淺鄙繼欲有陳顧自屏丘園誓無聞達之念不敢上書闕下懷不能已用瀆鈞聽庶幾少助啓沃之際餘議所及僭冒皇恐謹條具如左

一竊聞車駕尚且駐蹕梁宋此得計也不唯變故之後以緣西北之心兼奏報往來指蹤制畫不至遼遠或失事機昔者黃帝居無常處以兵車為衛今雖與古不同然亦經綸草昧聖人焦勞勤儉不遑寧處之時也若駐蹕梁宋以據天下之衝繕治建康以為時巡之所備禦有素順動以時亦一時之策也然行在百司與供奉等物要當簡易稍略繁文多備車乘以當營衛其餘冗從或俾舟行權時之宜竊以為便



一竊有愚慮妄意萬一自來虜人入寇率是因  
我之糧兩年以來皆自河北河東而來劫  
掠殘破諒已無餘千里蕭條必無供億兼  
彼既圖割據則於此兩路理必少寬竊慮  
今秋萬一南牧却恐或自山東以趨內地  
不唯前此未到城邑聚落可以剽攘兼亦  
衝我衿喉出於不意某雖不曉山東道路  
但去冬傳聞虜人輜重有自單州去者又  
聞向日山東群盜有海州招安者若金人  
以一軍自單州出來直擣南京一軍自海

州出來或自徐趨泗截斷淮楚則為患益  
深更乞朝廷先事防慮控扼之地密為  
經畫

一竊聞泗州建府實為控扼之地然泗州城在  
淮北切恐淮之南岸不可無城以置倉場  
庫務軍營官府所有北城諒須亦有措置  
況今已是深夏不日秋涼願惜分陰如救  
焚溺

一伏以新天子聰明聖武出於天縱然古所謂  
念終始典于學與夫監于先王成憲者固



不可略也高宗所以為商中興王者用是道也。使大學之道成於胷中則其於聽言應物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豈不恢恢然有餘地而唯理之從哉。此古之賢佐所以未嘗不以學為言者也。願選端亮敦厚通知古今大體之人專以侍講讀為職使之日侍天子左右以備顧問不必俟開經筵也要令出入禁闈常在上前如漢侍中尚書郎之比清閒之宴為聖主陳說治道與古之正心誠意修身愛物任賢御事之宜古今成

敗之事亦所以資緝熙光明之萬一非小補也。况上方焦勞念國步之艱難懷二聖之北狩天下之大不足解憂諒無燕豫便嬖之娛矣。儻使儒生日奉簡編於前講論古今不唯仰裨海嶽亦足少寬聖懷以度永日豈不賢於餘事哉。若夫使沾沾自喜截截論言傾險淺躁利口嗜進之人為之又不如無之為愈也。此蓋當今急務之一。古者雖在艱難草創之時紀綱亦不可不振獻替尤不可不聞蓋一事失宜不比平時



立能致患肅宗方在鳳翔李勉為御史大夫老將乘馬闕門彈劾不置德宗雖在奉天欲以試銜官與人陸贄論列再三今者行在臺諫之官諒須得人端厚誠實維持至公通達國體足以開廣聰明獻替可否則朝廷黜陟之間政事弛張之際莫不適於事理當於人心矣夫日親講讀以資聖學妙選臺諫以正朝廷此事之本源也豈有源清而流濁表正而景邪者乎則天下無不立之事矣狂瞽仰幸采擇

一方今宰執侍從固是安危所繫休戚實同然

諸路帥臣比之平時尤當

御名選

若諸路撫

綏無事不唯屏衛王家抑亦兵食所出兼

不貽朝廷之憂得以一意并力備禦燮和

如其不然小有蠢動兵旅既難抽發饋餉

或致闕供擾潰之虞不可勝計且以邇日

浙西利害觀之可見二浙自經方賊陸梁

人往往喜亂倪賊比作一路振駭賴安撫

司綏馭措畫有方卒以無事蓋賊徒初欲

出而肆掠徑擣錢塘則官兵已集欲脅誘



北山集卷三十六  
鄉氓以廣徒衆則保伍素嚴是以數月之  
間不離巢穴卒以窮迫乞就招安何方賊  
於承平之時旬月之內能致數十萬人掉  
臂橫行圍陷州府而倪賊當艱危之際以  
勤王之餘半年之久不能近一嚴州者此  
帥臣得人與否之異也然則諸路帥臣不  
當輕付蓋利害如此惟朝廷加意僭越  
死罪

北山集卷第三十六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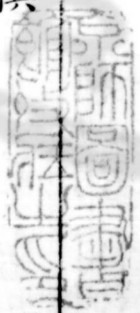
狀劄三

十月五日車駕經由上殿劄子

臣昨備貢禮部自三月初震駭憂憤即以病告連乞外任又乞宮廟乃蒙除太常少卿臣以分義難安皇恐卧家三具狀上省乞寢除命力伸前懇遂蒙除知秀州至四月十日被受勅差不敢復辭黽勉赴任到官已來竭盡疲篤幸無曠敗近臣僚論臣優於學問而劣於權術長於撫綏而短於控禦恐海道有不測

信安程

俱





之虞臣不能當閏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程某與閑慢  
州軍兩易臣尋具狀申尚書省乞早賜施行又准省  
劄備奉九月十二日 聖旨程某治郡人頗安之可依  
舊知秀州更不對移臣疏遠小官才力綿薄誠如論  
者所言聖朝仁厚愛惜士類不使坐疲輒不勝任之  
誅量能因任許易閑郡而又繼蒙知察復賜獎與令  
復故常非臣糜隕所能報塞然臣竊有誠悃非敢爲  
身實繫社稷朝廷安危利害不得不陳竊以浙西臨  
江五州軍自鎮江至秀州五郡用人及戍兵皆當如  
一仍各向前捍禦方能不使虜寇渡江如四郡備禦

甚堅一郡稍弱使彼謀知虛實止從弱處渡江則四  
郡之功一時皆廢二浙之禍何可勝言今鎮江常州  
平江等郡皆擇強能之守又戍以宿將重兵而秀州  
旣無重兵捍禦江海而臣綿薄軍旅之事素未更嘗  
又况如論者所言劣於權術而短於控禦萬一敵人  
謀知緊慢止循北岸抹過鎮江常蘇等界直犯秀州  
沿江海岸若土軍弓手用命奮擊尚可支梧但彼旣  
至下流即是置之死地蓋向下則憚於洋海欲返則  
難溯逆流以彼悍強仍致死命如臣孤弱必誤使令  
不過率衆嬰城萬死無益伏望 聖慈察臣危懇皆出



惘誠特賜指揮檢會閏八月十二日臣僚所論與所降聖旨兩易閑慢州軍指揮施行臣敢不量力所能安輯民伍仰報聖恩仍乞亟命大臣精擇秀州守臣及分宿將重兵屯戍邊岸庶幾五州協力或保無它利害不輕非敢為臣私計臣不勝激切俟罪之至取進止

臣輒有管見上瀆聖聰今者車駕雖暫駐吳越如臨江諸將當時遣有名望才實清要之官往來軍前問勞督趣責以守禦江津一則務令諸屯聲援聯屬二則行在近臣人使常到軍前將士之心有所歸係如

唐武宗征澤潞時諸宿將在屯亦遣御史中丞李回督戰今雖事勢不同彼時但問勞督責使之聲援相接心有係屬庶幾稍有固志亦一助焉取進止

臣竊以古人臨事圖功必皆先有定計今茲禦捍江海戡定寇戎睿筭廟謨諒有長計臣愚不揆冒獻剛畝之忠以為目今事勢當作兩段商量一則禦之江岸使之決不得度當如何處置二則不幸彼既於一處渡江即當如何處置何處設伏何處把截何處堰閘當決何處道路當斷何處備禦令不能深入江南西浙決能為行在後拒此二段須先有定計譬如善



奕之人先圖取勝不幸局勢既敗則於既敗之中料理收拾不至狼狽其後段亟當議定願先作蠟彈付之左右僕射及宣撫近臣萬一不幸彼於荆楚以至秀州忽於一處渡江遠郡未及知覺即各用蠟彈行與諸將諸州按以施行尚能拯急不至失措臣願陛下試採愚言付之廟論或有可取早賜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免秀州和買絹奏狀

臣邇者伏遇聖駕巡幸道由本郡臣以守臣蒙恩賜對親奉玉音以謂守臣六職當以恤民為務所以固

邦本而寧國家者訓飭甚備令臣訪察疾苦咸以上聞此以見陛下愛民澤物至誠之心出於天縱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臣時到郡曾未浹日退即訪問耆老以謂秀州近年和買紬絹最為民害蓋祖宗以來以秀州不產桑蠶故雖夏稅紬絹尚止令上戶送納本色第三等以下人戶皆折錢入官轉運司却於出產絲蠶處置場收買以足歲額豈聞稅絹之外更加和買蓋以蘇秀州出米至多逐年和糴既已甲於他郡而杭湖等州屬縣多以桑蠶為業故和買紬絹比他郡為多自靖康元年獻議大臣不知祖宗朝立法



之百與夫諸州土產之宜但見杭湖等州和買絹數頗多而蘇秀不及因以為不均於是分撥八萬匹與平江府而秀州管認四萬匹自是秀州之民於常稅之餘和糴之外又加此一項和買絹於是民力益困為害浸深後來於建炎三年十一月中因轉運司狀以平江秀州不產蠶桑減秀州和買為二萬疋然終是創添此項責以所無輸納之時遠於他州貴價收買而官給價直不過八百貧弱下戶未必得錢橫被誅求急於常賦秀民疾苦莫此為大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賜蠲免和買絹則一州之民受惠不細

臣謹檢坐皇祐五年許下戶折納稅絹指揮節文如后

皇祐五年七月十二日州准轉運司牒准三司戶部牒准中書批狀指揮節文兩浙轉運司奏體訪得蘇秀兩州鄉村自前例種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戶輸納夏稅物帛為無所產多被行販之人預於起納日前先往出產處杭湖州鄉莊賤價攬攬百姓合納稅物擡價貨賣人戶要趁限了納費耗甚多官中又不納得堪好物帛虧損



官私頗為不便當司昨於皇祐元年内曾  
體問得蘇秀州不產蠶絲人戶送納夏稅  
紬絹不便事理遂擘畫牒蘇秀州除第一  
等第二等人戶各依常年例送納本色外  
所是第三等已下百姓戶内稅物即告示  
取便折納見錢遂便敷與出產杭湖睦州  
差官置場依市價買得上等堪好匹帛數  
目充備起發上京送納即無遺闕彼時官  
司極獲濟辦至皇祐二年准三司戶部牒  
請依舊例施行不得更令人戶折納見錢

當司看詳逐州不產蠶絲難得紬絹送納  
不免依前於販易人邊高價買納下戶轉  
成困弊又值疊年災傷人民轉更不易今  
本司已認定逐年蘇秀州合上供匹帛管  
在不虧失元額只乞許令本司將納到見  
錢於出產杭越湖睦州收買奉

聖旨送三司依所奏施行

論本州冗員及權官等事

尋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鹽倉監官減三員

竊見朝廷減省冗官而監司州郡未能上體朝廷之  
意冗濫尚多無復法制以本州觀之可以槩見今具



如后一本州鹽倉乃有監官五員若減罷三員未爲  
闕事一依條唯繁難縣分知縣及巡檢縣尉課利場  
務許差權官今本州錄事叅軍司理縣丞主簿皆是  
權官又有未出官人將仕登仕郎亦權監當或簿尉  
皆不應法一通惠鎮舊名青龍兼煙火公事最爲大  
鎮自來係京朝官窠闕今來監鎮二員內一員是舊  
宰執家指使富人初任小使臣便得上件差遣若係  
吏部差不知用何格法若係舉辟何由舉辟得行顯  
見弊幸第一二項如蒙采擇乞作訪聞施行第三項  
或恐廟堂要知推此措置

乞差陳沔充將領

契勘前知本州葉煥在任日奏乞武翼郎宋恩充本  
州準備將領統領四縣弓手一千三百餘人今來宋  
恩就差充東南第四將其秀州準備將領不可闕官  
訓練統轄伏見忠訓郎陳沔在宣和間係處州劍川  
縣監當時方賊作過連陷婺睦衢處等州至諸縣皆  
被殘破而沔獨率縣人捍禦劍川相持累月賊不能  
入不唯保全一縣倉庫生靈而又障蔽福建之衝使  
無侵軼之患某不識其人然稔聞其事觀其已試可  
見其才某今欲乞特差陳沔充本州準備將領填宋



恩闕庶幾緩急可以倚仗

奉聖旨依

論撥還平江府定慧院官田

契勘平江府定慧院昨改充神霄宮日依寶赦撥賜田十頃緣本院常住止有田三百一十六畝遂撥過崑山縣及本州華亭縣沒官田湊足十頃之數近緣神霄宮廢罷續准聖旨將平江府神霄宮元管田產並撥與定慧院切詳當時指揮必謂元初撥過田產盡是定慧院常住所以依舊撥還本院不知當來爲要滿足十頃於別州縣標撥官田充數所有撥過本州華亭縣官田二百五十畝二角三十步恐難以撥

與定慧院本州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鈞旨施行

小貼子契勘天下神霄宮多是僧寺改充

一例撥田十頃後來改還寺院竊恐似此

帶却官田不少方今兵食爲急財用無餘

朝廷不應以官田却與僧徒坐食浮費

乞留鄧根通判秀州

竊見報狀都省劄子備坐六月十六日 聖旨指揮秀

州通判朱原係先差下待闕人鄧根係明受元年三

月十四日差合行改正令朱原赴任鄧根別與差遣

某輒有誠懇上干朝廷契勘本州通判鄧根先任崇



德縣令方陳通之變親部弓手召募射生等人至杭  
州城下追奔獲級及措置把隘壅掘來路以制奔衝  
後來本縣土軍結集爲亂根率所領人兵夜半掩擊  
手殺數人衆乃爭奮賊以殄平扼抗賊奔突之衝弭  
一縣塗炭之禍故吏部劉侍郎珏採於公論應詔薦  
根初不相識及召至行在適在三月崇德之政人人  
知之故廟堂除根通判秀州以從公論今秀經去年  
殘破之後軍兵闕少廩藏空竭又防秋不遠訓練新  
舊弓手措置城池除治噐甲某雖竭力盡心以圖微  
効當得強佐相與維持庶無敗事今朱原嘗歷寺監  
朝廷選用之人必亦甚有才力但根已試之効州人  
備知緩急易以率衆又嘗經戰鬪奮不顧身取勝擒  
姦根亦自信某觀其人既不避事畏縮又不悅衆市恩  
似肯向前協力圖濟若令因任遇事應猝功必倍差  
伏望鈞慈留根終任如原才能揚歷何所不堪某素  
不識根同官纔踰月本無情好何苦爲根游說以罔  
朝廷但爲凋瘵之郡相次防秋措畫經營理須強佐  
不獨在某有助實欲賴其已試共保一州少分憂寄  
真切之情仰幸省察僭易陳叩伏深惶恐

根上舍出身乃有材武已試之効秀人所



安乞賜鈞察某竊以方今州郡全藉僚吏協力向前庶於艱危之時可望全濟故某昨因賜對乞差保守劔川使臣陳沔充准備將領已蒙朝廷矜允某不識其人亦無關節但欲得實材以備緩急今者僭易復從朝廷乞一鄧根且留在任蓋非私請伏乞矜察如朱原指揮不可復回或依平江添差一員候春暖無事日罷更取鈞裁

辟官奏狀

臣昨蒙恩差權發遣秀州軍州事即具申陳去年秀

州軍兵作過撫定之初係差葉煥知本州事緣殘破州郡本官節次申請辟官等事皆蒙朝廷施行今本州事務繁重又甚昔時欲乞許候到任檢具葉煥已得指揮申請施行尋准建炎三年四月四日都省劄子依所乞今檢會建炎二年九月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葉煥劄子乞將本州見闕巡尉添差尉應帥司未曾奏差去處許臣奏差一次仍先次赴任九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所乞臣契勘本州海鹽縣澉浦巡檢表序在任過蒲蒙差到敦武郎蘇敏中承替其蘇敏中昏耄行步艱難眼目不明見准提刑司牒體



量其激浦是海口把隘緊要去處委是難以放令在任竊見忠翊郎毛璠孺頗有心力乞差充激浦巡檢又華亭縣尉見闕未曾差人竊見迪功郎新宣州旌德縣尉石茂良雖是書生嘗游西北亦有心力乞差充華亭縣尉並填見闕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與差所貴防秋之時不致闕事奉 聖旨依

申呈兩府劄子

本州近依朝旨於見管禁軍內抽差一半計七十三人前去鎮江府防秋把隘仍那融搜刷器甲應副前去各支盤纏犒設借請家糧外又發一季錢米往鎮

江府交納訖至今月五日忽准浙西安撫都總管司牒揀退四十三人就令軍員張雅管押歸州仍指揮別揀禁軍四十三人令本州都監王本管押前去仍各要黑皮笠子衲襖衣甲弓弩箭鏃鎗刀等本州除已依應別行揀選上件人數發遣所有器甲並係今年三月內韓太尉勤王盡數般取前去昨來已是那融搜刷器甲前去一番今來若又要四十二副如黑皮笠子等實無從出所有衲襖見製造朝廷拋降二千領尚未了及本州都監二員內一員趙子震久患瘦病自五月內在假至今只有一員王本部押幹當



近安撫司揀退四十三人止令軍員管押歸州今來  
人數一般竊意不須兵官管押除已牒都監王本不  
須前去仍開析回申安撫都總管司去訖

小貼子契勘所換人數壯怯事藝相去不  
遠徒又費一番盤纏犒設借請等止是徒  
欲本州困於應副如軍員既押兵士四十  
三人回州豈有換去人數一般却須兵官  
管押蓋緣安撫葉待制近作發運使日因  
隨行兵士借支口券數少及巡幸事務所  
牒閣住逃走兵士倪榮等名糧等事嘗蒙

恠責其家子弟至今

去云

申御營使司乞先次勒停使臣宋卸狀  
臣本州見今措置防秋事務依准近降指揮誘諭人  
戶修築城壁某日逐帶領州事於城上簽書決遣仍  
令官屬分頭管幹有本州指使承信郎宋卸帖委本  
人往來檢察人夫媮惰其宋卸自承差使後更不前  
來管幹因某巡行城上點檢不見遣人追呼至夜不  
伏前來至次日追到傲慢不遜某緣見興衆役理當  
彈壓兼防秋急切若皆似此違犯指揮不伏驅使切  
恐緩急難以使人某已枷送司理院勘兼本人近管



押隨軍米至鎮江府有欠米斛方行取問遂就令根  
勘尋已招承自盜情罪除候結案依條施行外謹具  
申御營使司伏乞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次勒停庶幾  
軍興之際緩急使人不至違慢伏候鈞旨

奉聖旨宋却  
先次勒停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七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八

信安程 俱

狀劄四

紹興元年三月四日上殿劄子

臣伏覩二月二十六日手詔陛下以國難未平寇賊  
滋熾慨然以四事詢于侍從臺諫之臣誠急務也然  
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  
使之含糊前却坐失歲月而恨功業之不成者良以  
此也其故安在夫言必有用否事必有成敗必然之  
理也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



押隨軍米至鎮江府有欠米斛方行取問遂就令根  
勘尋已招承自盜情罪除候結案依條施行外謹具  
申御營使司伏乞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次勒停庶幾  
軍興之際緩急使人不至違慢伏候鈞旨  
奉聖旨宋却  
先次勒停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七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八

信安程 俱

狀劄四

紹興元年三月四日上殿劄子

臣伏覩二月二十六日手詔陛下以國難未平寇賊  
滋熾慨然以四事詢于侍從臺諫之臣誠急務也然  
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  
使之含糊前却坐失歲月而恨功業之不成者良以  
此也其故安在夫言必有用否事必有成敗必然之  
理也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



則人皆莫敢盡情而任責矣且以近事言之時方主戰則主和者爲罪人時方主和則主戰者以遠貶以南渡爲非是則執政以請移蹕而賜能避狄有定議則宰士以請駐蹕而外遷欲理財而資軍食者則或被聚斂之名欲治兵而厲威武者則或負不愛君之謗時有未至勢有未便其言不用容之可也而因以斥廢使負大罪而被惡名此有志者所以解體而憂國者所以寒心也如是陛下之臣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藺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善將如韓信不敢言去漢中而下三秦通才如劉晏不敢

言理財以贍軍食矣時有用捨事有成否戰有勝負一有不至則將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此臣下之所懼也臣願陛下采狂瞽之言下丁寧之詔俾論事者得以盡情任事者無悼後害容之以大度示之以大信揆之以道而采用焉方今陛下焦勞於上臣庶憂憤於下蓋惜分陰揀焚溺之時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况席祖宗之成業因天下之思戴厲精嘗膽覽群策以興事功則亦何爲而不成何敵而不服何功而不立哉取進止

臣竊以陛下聰明英武雖已出於天縱成於日躋然



古所謂念終始典于學與夫監于先王成憲者故不可略也高宗所以爲商中興主者以是道也人君之學異於臣庶學爲王者事而已使大學之道成於胷中則其於聽言應物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莫不唯理之從而恢恢然有餘地矣臣願陛下選端亮敦厚通知古今識大體之人專以侍講讀爲職使之日侍左右以備顧問不必俟開經筵也要令出入禁闥常在上前如漢侍中尚書郎之比清閒之宴爲聖主陳說治道與古之正心誠意修身愛物任賢御事之宜古今成敗之事亦所以資緝熙光明之萬一非小補也

伏况陛下方勞心焦思念國步之艱難懷二聖之北狩天下之大不足解憂諒無燕豫便嬖之娛矣儻使儒生日奉簡編於前講論古今不唯仰裨海嶽亦足少寬聖懷以度永日豈不賢於餘事哉乃若截截論言沾沾自喜傾覆如主父偃險躁如賈捐之捷給如韋渠牟狂儉如李訓與夫浮華嗜進之徒得而爲之則又不若無之爲愈也狂瞽妄獻愚忠伏惟陛下裁赦

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群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於兵戎人之司命莫大於將帥今舊勳宿將固已選而



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意文武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足以爲將帥而未用者儻俾二府與前執政於文臣中管軍臣僚諸將節度使以上於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

四月納相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省寺監去冗官以來進用人才止有郎官闕次郎官遷陟止有左右史太常少卿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大理卿少御史臺官而所省之官其間蓋有不應全闕者而增置之員乃復繁冗儻損繁冗之

員以補應置之闕則官不加多而事實治矣且六曹郎官在平時爲高選然其進而爲郎者有漸以有館職博士寺監丞少監府曹故也然文學才能積勞累資皆可充選其流不一故其遷有二塗平遷者則有七寺少卿三監長官其進擢者則爲左右史太常祕書之貳左右司司業今則不然矣以郎官爲重耶則未歷朝廷差遣初離州縣之人皆可得以爲輕耶則其遷必爲左右史等官者也又有舊爲七寺卿少三監長官者往往無以處之恐非朝廷甄別人才御重名器之本意也某於建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嘗具



劄子於都堂陳述省官利害三省進呈有旨下都司  
討論施行後乃中輟及至建康有司不復采照於是  
寺監官吏一切罷之文書案牘隨亦散失竊尋某之  
所陳粗有意義不准官實省而事不廢其於祖宗之  
制除用之差流品之異悉存其中似可裁用又某所  
謂所省之官其間乃有不應闕者如著作郎佐太府  
司農寺丞太學博士之類是也祖宗之時天下有大  
功伐祥瑞忠節義士凡所應書之事皆宣付史館元  
豐更修官制於是史館併入祕書省置國史案以史  
館修撰置著作郎以直史館置著作佐郎專修日曆

是爲史官蓋古之南史董狐與太史公之任也故自  
是以來應書史之事皆宣付祕書省夫秦趙列國雖  
一時好會猶未嘗不以史官自隨所謂趙御史書秦  
王爲趙王擊缶是也今天下雖多事然國之大事與  
夫義夫正婦伏節死義之臣不有史官書之則無乃  
浸廢大典而無以勸懲天下乎又戶部度支金部之  
有太府所以謹關防吝出納也舊四丞書押鈔引文  
書按行庫藏猶不暇給今則一員專管鹽鈔餘皆歸  
之戶部事猥至則姦弊積矣又諸路漕運輸於闕下  
則司農主之戶部領其凡目權其出入考其登耗而



已今行在以錢糧爲根本非細務也又兵器未備於  
今爲急儻用太府二丞以稽出納司農一丞以佐太  
農軍器一丞以掌繕除則體統備而官曹清矣又學  
校號爲教化之原古者衰亂之際僭竊之邦猶假崇  
儒之名以修俎豆之事况巍巍大宋雖居無常處以  
圖中興之時亦當愛禮而存羊也今國子監有丞一  
員儻置太學博士二員以備經術文詞之選未爲過  
也如某所陳若祕書省丞郎著作校正通置五員與  
太府司農軍器丞太學博士所增共不過十員今寺  
監之吏失職者衆所在胥徒乃有事簡祿厚而猥多  
者若損繁冗不急之官均厚祿無庸之吏自足以充  
所增之數矣所有某於建炎三年二月所陳省官劄  
子謹錄本在前伏望鈞慈更賜采擇

### 修城乞度牒

本州幫築州城裏壁並已周匝并開廣城濠狹處增  
築上城慢道及增添樓櫓三十座並皆了畢所用磚  
灰砌城裏壁相次了當除依朝旨勸誘外先具狀申  
乞朝廷支降度牒紫衣各五十道支還磚灰等錢雖  
蒙省劄行下轉運司至今文移往回取會切恐猝無  
給降之期它日別有興作人不信從欲望朝廷委官



徑行檢視所申有實則乞即賜指揮給降上件所乞紫衣牒各五十道右牒具呈取鈞旨

申宰執劄子九月

某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程某治郡民頗安之可依舊知秀州更不對移某疏遠小官才能無取仰蒙鈞造曲賜知察非某糜殞所能報塞固當夙夜塵職死而後已不知其他然有悃誠事關利害不敢不陳竊以秀州若只如今日車駕駐蹕平江府江北無事則雖疏拙不才有如某者竭盡駑蹇以赴事功自度未至曠瘼上貽朝廷之憂若江北

少有邊塵之警則秀州乃是沿邊州郡如前日臣僚之言所謂海道不測之虞者以某縣薄與本州事力誠不能當不過率衆嬰城以死償節而已於國事未有補也不然朝廷臨時方議易以強敵之臣不唯州將於郡人無拊循之素而倉猝之際方易郡守轉使人心不安又使新除者以迫於倉猝無以集事為詞被代者有僥倖避事之謗此某所謂事關利害者非以小己之私而已伏望鈞慈特賜敷陳將秀州便比臨邊控扼要處於從容無事之時擇強敏勇略之人付以郡事庶幾不至臨時顛沛以負委使伏乞檢詳閏



八月十二日 聖旨指揮早賜陶鑄一閑慢州軍誓當竭力以報恩造

小點子某近具劄子陳懇乞賜陶鑄與衢處州對換一處所貴秀州臨海控扼去處早得強能守臣備禦不測伏望矜察

二月納富樞密劄子

平江府司理叅軍薛倬建炎二年進士出身閩人強力喜功嘗依雄州守遊邊至燕山遇金寇初入脫身歸爲雄守護家屬六十口致之京師有氣義自言曉遁法壬課骨強長大赴事功不辭難者也

納相府劄子

竊聞平江以北河中流尸及兩岸遺骸頗多不唯氣象足以傷和氣而致凶年其臭穢發越亦足以致疾疫欲乞指揮下諸路各令逐州差官一員立限收拾上什骸骨於係官地作大冢深坎埋瘞訖勒逐州軍具收瘞淨盡保明狀申尚書省仍乞密委監司一員按行如尚有收瘞不盡去處令按本地分元被差官施行庶幾掩骼埋胔不違時令而澤及枯骨見於聖時

五月納相府劄子



宣教郎主管杭州洞霄宮江端友通經史敏於文詞清修簡易宣和中置補完書籍於祕書省兼用舉人尋即命官時招置端友不就靖康初特起爲王府講書尋遷兵部員外郎撫諭福建兩浙罷

奉議郎權通判臨安府事鄭作肅何渙榜鎖廳及第特改官爲鎮江府教授曾任司農主簿其人嗜學有思慮臨事詳審不苟清修有耻頗亦能文

竊見此月以來積雨汎溢聞之道塗近郭之田已無可望而城中軍民多是席屋居住上漏下濕皆不聊生物價益高人情咨怨其間有舟行去處恐致淺澀

所以不敢放泄斗門欲望朝廷更加詳酌稍移遠日俯就權宜若頓事早畢即放泄積潦使人情稍獲舒甦爲利不細

竊見久雨不止柴米益貴四方士大夫日至省部注授差遣行在食口愈多物價愈長軍人百姓愈見不易緣五月半已後到部之人合候銓試留滯頗多儻降指揮並與免試叅部注擬庶幾逐旋發遣不至擁空使遠方寒士無坐食留滯之艱亦使行在食口稍減物價不增况至八月別無試場又迫明堂大禮臨時必恐放免銓試目今徒令留滯無補銓量伏望鈞



慈更加裁酌

竊見朝廷自訪求國典以來士庶所獻之書稍稍全備憲章稽若漸有考證然國步尚艱未見回鑿或定都之所謂當哀緝副本藏之名山深僻僧寺俾之守掌歲度僧一名候朝廷收取日罷某今來所請如蒙聽采乞即行指揮踏逐去處收置掌管所有度僧自紹興二年始仍令本縣令佐於交替日批書印紙無敢失損壞兩相交管及不得將出本寺院門依祕閣文書法科斷住持知事僧亦依係帳物交管右謹具呈取鈞旨

小貼子契勘自來僧寺有御書恩澤去處雖經兵火所有御書多是倉猝收藏存在蓋逐寺院僧行利度僧恩澤莫不用心收掌

再論省官劄子

某昨具管見劄子錄白建炎三年二月內所上省官劄子繳連申呈仰干聽采今竊見七月十三日聖旨指揮備坐臣僚上言欲叅酌議斷自宸衷稍復常真併領司局事竊詳某昨所陳利便欲乞檢降以備群議之末內有講究未盡去處今具如後一如某昨來



所陳管見或患增置人吏費耗大農誠有此理今若將修書了畢合罷局分人吏之數及取會閑簡局所人吏數目量行裁減繁冗之人以為寺監人吏之數如此則是名為增置而實無所增寺監每處僮以三人為率不過二十餘人以所罷減吏祿充給尚恐有餘蓋大理太府元有人吏今來若存太僕鴻臚光祿衛尉司農將作少府軍器不過八處隨其劇易通融收置

如軍器司農多可置四人則太僕衛尉只須二人又如軍器轄下有軍器所可以就撥人吏充填太僕轄下有御馬院可以裁減一名充太僕吏額若皆如此則增置人吏費耗大農者

非所患矣所有人從只以郎官見破人數更不增添如某所乞置博士司農軍器丞及增太府一丞所破人從不多通以所屬曹部郎官寄廳人充亦非增置一如某昨來所陳管見或慮它日差除浸廣負數暗增無異未省之時益費廩祿今若將截日行在見任卿少以下官負數目降一指揮條具併復之後它日行在官所除之數毋得過此如此則它日差除浸廣負數暗增益費廩祿者非所慮矣况如某所乞止是上下遞兼別無增置而所增丞簿博士不過五員并朝廷近置祕省八員共十三員今罷局之官及無事



冗真可減之官儻取見數目量加罷減當不啻十三人又其俸入一人之費可贍二人初無增費右謹具呈

論事劄子

會罷職不果上

臣竊觀自古國家有急或政事有疑必詢於廷臣使各盡其說甲之言可用乙之言不可用雖用甲言而不罪乙如真宗皇帝時契丹大入陳堯佐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建康唯寇準請親征以幸澶淵而虜以敗衄向使用欽若堯佐之言則大事去矣及凱旋社稷再安然終不罪欽若堯佐者以謂寧失

二人之罪而不可杜天下議臣之口故也國家有急臣下獻計苟可以紓禍難安國家者蓋將無不爲也使用之而中足以解紛用之不中或因致不虞謀之不臧固可罪也然其心豈有它哉亦思所以排難拯急而然耳如太祖皇帝時方伐江南有得江南張洎以蠟書結太原以緩師者會洎以使至太祖面詰將殺之洎視書曰此實臣所爲也臣國方危急苟可以紓禍者無不爲臣所作蠟書甚多此其一耳太祖雖赦之時亦必舉此以爲問罪之端也然爲李氏者不聞罪張洎以蠟書致討也何則知其將以排難拯急



而然耳不幸事洩臣觀自頃以來謀議成敗以計畫異同爲終身不解之罪者有矣故後來者雖身在廟堂事方危急而終莫敢披心腹盡底蘊必回互含糊莫以身任成敗者其心以此爲戒故也臣嘗竊憂之以謂此非社稷之福也夫事之未者莫若敵國之和戰車駕之行留方李綱主戰則李邦彥等以主和爲罪人及耿南仲主和則李綱以主戰而遠貶黃潛善以南渡爲非是則許景衡以請移蹕而罷斥邇日以遷避爲良圖則論事者以請駐蹕而外遷然則人安得不務回互含糊以苟目前之利也且以李綱邢侗之

結余睹謂之疏率可也因以致敵人之怒謂謀之不臧可也其謀遠洩而適不中耳使其謀遂行世必以爲竒計也雖然使無是虜人之憑陵迫脅亦極其力而後已也然固以謂二聖北狩職此之由則臣愚不識也然則雖有智如陳平者不敢行金以及間勇如藺相如者不敢全璧以抗秦將如周亞夫不敢不受命而堅壁以挫吳相如李德裕不敢違衆論而起兵以伐澤潞何則事有成敗戰有勝負一有不至則將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矣陛下欲廢李綱默廢之可也若聲其罪於天下而其說不當於人心則人不信



伏而有後言矣不唯非号令刑政之美而又使橫身  
任事開口獻計者不敢謀此國之大患也車駕之在  
揚州有爲翰林學士者方侍講讀被聖知爲彼計者  
保身緘默不失主眷則高爵重位亦可致矣而乃刺  
口論天下財計慕劉晏之爲欲以紓民力資軍食富  
國而強兵者會孫覲論常平之法詔俾討論其追積  
欠責苗本錢此一事不可行也然比降詔旨因以爲  
聚斂之臣朕知其姦而罷黜以此播告臣竊以謂沮  
赴功立事者之心也財利臣所不曉方討論常平法  
時行在士大夫以爲非者大半臣以輿言問之主議

者爲臣言財賦之出於民多取誠不如寡取寡取誠  
不如勿取然今國家艱急方欲西向復中原非兵食  
不濟也與其無名橫斂於民如賣官告責免夫曷若  
因舊法而損益之取之微而積之多於國計有補而  
民力不困者亦足以紓目前之急恢復既定雖常賦  
猶當時一復之其所以爲聚斂之臣且爲姦者臣愚  
不識也然則雖有李愔不敢盡地力雖有劉晏不敢  
議平準蓋聚斂之名爲可耻也使人人不敢當事人  
人不敢盡謀人人先求自安人人恐忤上意則艱危  
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此亦臣之所謂非社稷之



福者也臣既忘軀昧死以盡忠矣請遂畢其說如近者奮不顧身惟力是視思赴國家之急者如宗澤亦少矣然而沮挫詰責之曾不得舉首雖以老病盡年而不知者至以爲朝廷沮死豈不傷忠義赴功者之心哉至使論者以謂位高望隆奮不顧死者朝廷輒疑而憚之此言尤不可使天下聞也聖主豈有是哉日者杜充守東都威望日著提兵來朝遠方之人雖不知其所設施然聞之者若隱然可恃而增氣者此何理也然或以謂朝士已有論而攻之者果有是乎不幸有之是宗澤之疑復生於輿論也夫國之成敗在事之立不立事之立不立在士氣之銳惰士氣之銳惰在黜陟好惡之是非使祿食之人皆解體而歎息則何事又能立乎狂愚惟陛下裁赦

初召到越州呈宰執論事劄子

近依准尚書省劄子乘遞馬赴行在二月九日道由浦江縣雇夫不時得留滯一日無誰何者塊坐逆旅因訪問縣令爲誰稱是王三錫方致齋不出且以非意將代去無意於事其人又具言浦江初闕令郡檄王三錫權縣事會有潰兵入境郡遣人招安本縣應副錢糧潰兵聽命知州沈晦以王三錫招安應副有



勞奏乞正差知浦江縣勅未下間有先授浦江知縣  
劉某到任交割半月餘日王三錫差勅下遂却替罷  
劉某其劉某尋得官秀州華亭而浦江有邑豪二人  
初以物力事怨王三錫遂率人經監司及朝廷陳狀  
乞留劉某稱有治術且稱三錫是婺州人恐於縣事  
不無顏情三錫遂具狀申陳若身有賊私乞付獄究  
治尋下監司體量並無不公迹狀猶蒙朝廷令與劉  
某兩易愚竊以王三錫若有不公罪犯此二邑豪必  
無容隱劉某到任半月未應便致百姓挽留徒以邑  
豪二人初懷小憾既率人舉留劉某恐三錫不去深  
懷反側遂出死力取必朝廷卒能回已行之命遂一  
已之私况此二人既有財豪一縣今者又能上紊朝  
廷去留縣令在任者排之使去已替者挽之使來以  
下凌上權移匹夫竊恐此風浸不可長此事雖小而  
所繫者大區區愚慮敢以上裨聰明或加省納

進麟臺故事申省狀

右某竊見車駕移蹕以來百司文書例從省記按以  
從事蠹弊或生日者朝廷復置祕書省稽叅舊章稍  
儲俊造而某濫膺盛選待罪省貳竊以謂典籍之府  
憲章所由當有記述以存一司之守輒采撫見聞及



方冊所載法令所該比次爲書凡十有二篇列爲四卷名曰麟臺故事繕寫成二冊詣都堂呈納所有進本欲乞批狀送通進司收接投進仍乞以副本藏之省閣以備討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納宰執論事劄子

竊見車駕到杭以來朝廷所降劄子紙札字畫苟簡太甚事體削弱而又出勅太遲使有司奉行或有窒礙如朝廷職事官俸錢即有行試守之異劄子不帶則勘請不行郡守近制則有路鈐轄都監之名設有本路它州士卒違犯論咆哮長吏則是杖罪論犯階

級則當處極刑若劄子既未具細銜則豈敢便從階級行遣舉此二端則知出勅太遲窒礙如此欲乞朝廷若有差除後省如別無繳駁則自經由三省至發勅給付各立日限所貴不至稽遲所有劄子亦乞稍令如法

二

竊以政本之地是謂朝廷在京師時都堂及尚書令僕廳是也朝廷之上百官朝集期會未嘗不以官班爲序若行私禮則以雜壓序坐而已今月八日集議隆祐皇太后謚於都堂據御史臺貼定坐圖無復舊